



呂氏與籍漢家
讀書字孫其守
不詳損失階膏
運者堂祠除名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為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譽為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

中大通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楊尹湘東

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嘗選精兵以衛東宮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譽為雍州刺史上捨譽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故用譽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譽兄弟亦內懷不平譽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已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太清三年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譽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威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譽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繹

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舉譽繹懼鑿船沈米斬纘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今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譽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譽使自行譽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譽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譽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堤譽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譽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譽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者名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譽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為沙門更名法纘譽許之夏五月丙辰上殂辛巳太子即皇帝位六月甲辰詔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為侍中

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蕃鎮並加位號 湘州刺史
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
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
南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
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
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
無戚容 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
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
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觜望紫劍厲聲
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
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欲經意解賜以
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擊湘州 秋八月己亥鮑泉軍于石

榔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
長沙泉引軍圍之 九月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譽留諮議參軍
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
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
乙卯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營軍氣沮繹與
新興太守杜蒨有舊密邀之乙丑蒨與兄茂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
降于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
寶奉營母龔保林登城拒戰營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澧水不可
勝紀張纘病足營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
營至襄陽岸犇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獻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又
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權與僧
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

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
令鎖之牀側泉為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一月
岳陽王譽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譽拔其舌鞭其面支
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譽既與湘東王
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閭祭酒榮權
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營營懼遣其妃王氏及世
子崇為質於魏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
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沈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
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眾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
儉將兵擊仲禮以救營 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澁城降之
忠以伯符為鄉導伯符岫之子也 十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相
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
將軍交州刺史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
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
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
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
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滌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眾馬岫以安陸
別將正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二月魏楊忠
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營來伐叔而魏
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澧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為質
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
并送質子質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
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乎手足肱支豈可

相害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
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
扣骨肉之戰愈勝愈酣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
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弟若陷洞庭不敢兵刃雍
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
川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營引揚忠來相侵逼頗
遵談笑用却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之
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夏四
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閣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
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
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
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

諸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群小所作非由兄也兄
黨已斃兄勿深憂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
江陵湘東王繹及其首而葬之繹以僧辯為左衛將軍加侍中鎮西長史
六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譽發哀嗣位譽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譽為
梁王始建臺置百官秋七月辛酉梁王譽入朝于魏邵陵王綸大
脩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
史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
以湘州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
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瓚將兵擊之龍虎敗奔于僧辯綸以書
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
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
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

戰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礮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綸遇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澗飲寺僧濬蔡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柵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請降于齊齊以綸為梁王岳陽王譽還襄陽冬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為相國摠百揆繹不許十二月邵陵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佑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譽取而葬之齊遣散騎常侍曹文叔使于江陵湘

東王繹使兼散騎常侍王子敏報之三月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

相國建梁臺摠百揆承制岳陽王譽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

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眾議欲答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

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啟連和不

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

澧水待時進軍嘗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秋八月侯景廢帝

為晉安王下詔迎豫章王棟壬戌棟即帝位九月己亥湘東王繹以

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冬十

月壬寅侯景弒太宗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啓湘東王繹請上尊號

繹弗許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己丑

豫章王棟禪位于侯景景封棟為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

宣猛將軍朱賁臣沈豫章王棟於水。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蒯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接。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蒯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為揚州刺史。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為員外散騎常侍，頊為領直。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為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為晉安王，方略為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為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為限，荊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

為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者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秋八月下詔

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慄御史中丞劉

毅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正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

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

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

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群臣多荊州人皆曰弘正

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

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

康諸卿以為如何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

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

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

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言之不言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

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九月庚午

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

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眾繼之

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己酉

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築壘

東關以待齊師 閏月丁丑南豫州刺史侯瑒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

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于鄴王僧辯還建康 十一月丙

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嘗聞之益重其

貢獻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齊郡進

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瑒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為之聲援 三月

蕭繹人倫道
亦以羯獍竊天
位天豈佑之乎
亦二十甚焉

已酉魏侍中宇文弼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弼不及齊使弼
怒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
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荊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
入朝問以經略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夏
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
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日犯心中星今月丙
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
宜留重臣鎮江陵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
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
壬午齊步天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
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
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

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携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
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超達破之回趣廣陵
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 秋九月乙巳魏遣

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
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
直據丹陽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堙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
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
曰蕭氏保據江南繹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
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
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
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瑒曰臣揣

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營師衆會之
丁卯內外戒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黃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
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
為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
洗等為前軍兖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
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
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漢和還
州壘其城門著衰絰坐蓐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
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今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
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圍
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
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已下各
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黃華去江陵
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畿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
賈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
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
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宮
外宿民家己亥移居柵汨帝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
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為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
占為詩群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
壬寅還宮癸卯出長沙奔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賈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
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賈臣按劍進曰唯斬宗
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
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問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

爾翁翁日不思
待公何以不至

啓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
然腰領分矣政詭曰唯命啓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
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
被禽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啓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
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于大業大寶之弟也
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
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
祐中流矢死内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
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
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顛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
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裴機歷
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并畿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

雖破而城壯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
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擊柱令
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
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間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
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襄曰答
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
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為不可
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襄善
書給之紙筆襄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
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
軍士度輒牽其轡至白馬寺壯奪其所乘駿馬以驚馬代之遣長壯胡人
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啓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

蕭世誠如不在此
豈有天道

慢之下甚為所詰辱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梟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召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為魏人所殺梁王譽遣尚書傳準監刑以土囊墮之譽使以布帛纏尸歛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并殺愍懷太子元良始安王才略桂陽王大威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睡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立梁王譽為梁王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譽居江陵東城魏置防王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譽備禦為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悅晉

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畧表大玉徑四尺及諸瀟物盡得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二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譽將尹德毅說譽曰魏虜貪憚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苦壘大殲群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群寮隨材銓授魏人懼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畧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譽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譽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

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襲王克劉毅宗懍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
長安太師恭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綦將兵援江陵至三百里灘
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
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
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歸為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
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
用柱國等名以諮議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
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瞻速後梁主推心
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
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齊王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劉以收江陵
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灋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

降之長史江夏太守王岷不從殺之甲午齊召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
容儼戍郢州王僧辯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
引兵會之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徐
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貞陽侯陷魏事見侯景之亂二月癸丑

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
監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齊主
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負
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納於
彼國卿宜部分舟艦迎接今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
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儻能入朝同
獎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明衆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灋和為都
督荆雍等十州諸軍事大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蒞為郢州刺

史蒞第造為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已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
辯不從故劉劭主帥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三月貞陽

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禦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橫俘數千
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

建康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於
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為質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

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
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庚子遣龍舟瀟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

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楫中流不
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

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
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

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軍大破之城
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

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解圍瑱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
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王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

之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用龕為刺史又
以其弟侍中僧惜為豫章太守壬子齊王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

南還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顯娶霸先
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顯

兄顯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
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耻其子何罪

而忽廢之吾與王公竝處託孤之地而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
次其志欲何所為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

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壬寅召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為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絕于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雲朗鎮京口知晉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召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江旰徵兵禦齊不知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其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及僧辯臥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遇子頴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頴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父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巳霸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又十月己酉晉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于歷陽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楊南徐二州刺史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淫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倩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

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清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清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剋日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却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遣其從弟杜叟將兵拒戰杜叟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蔽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闕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

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齋書諭戰丁丑載及杜壯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黃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

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壯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戾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柵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十二月癸丑戾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舡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頃江寧浦口霸先遣戾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舡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霸先曰今在位諸將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鬪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為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舡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戾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仗南歸嗣徽執旰送齊陳舊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徭等通龕與徭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雙際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徭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

於舊龍尚醉未覺，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悳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舊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舊遣其將吳興章昭遠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滏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人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盟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滏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

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楊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項馬牧、杜稜、項大航南以禦之。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瑛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舡與戰，跳入艦中，斬瑛，仍牽其艦而還。嗣徽眾大駭，因留舡蕪湖。自丹楊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項長樂寺內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瀟？」抽梨上馬，先進眾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

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舡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干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清饋米三千斛鴨下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糗以鴨肉數鬻乙卯本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莫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

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窟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質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郎霸先啟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為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九月以陳霸先為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事見王琳奔齊秋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

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使

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王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决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為大妃皇后為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于齊且請納梁末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

發兵援送末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王相琳奉莊即皇帝位 乙

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奔齊御史中丞劉仲威奉末嘉王莊奔齊

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主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

背而歿葬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歸即皇帝位改元太保

宣帝太建二年冬十月末嘉王莊卒於鄴

十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

二年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

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王入朝梁王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

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高頊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

給守家十戶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

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今

屯白帝未許東下 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城都湘東王繹遣

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

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相通

指其甚工其於心不可尚也

二年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舉自此起矣冬十一月益州長史劉孝勝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畧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放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統節生花紀以為已瑞夏四月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譙王圓肅為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憺固諫不從僧畧僧辯之弟憺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憺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街

之會蜀人費合告憺反憺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為反徵謂憺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畧永豐侯撫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待紀徵宜封侯詔議參軍劉璠為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水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為已用乃厚禮遣之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撫為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二年春二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文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

執留使者，故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恭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成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恭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恭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恭乃遣迥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夏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灋琛求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閬中，可以力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畧將二千人鎮劔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與灋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恭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劔閣畧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洛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已及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灋和築二城於硤石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使助灋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盧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劉柰與之俱。夏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陸灋和告急，相繼上以謝荅仁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灋和。武陵王紀遣將軍侯

獻將衆七千築壘與陸灋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求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啟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黃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絲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還順流東下大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雀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灋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饗養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未豐侯搗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搗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搗及圓肅竝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

刺史

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劔關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畧未附華夷懷之

蕭勃據嶺南

梁武帝太清三年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上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蕭勃為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閣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與其諸弟翦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頔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冬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

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太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闕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問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經節度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今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陵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陳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

通鑑纂要卷之八
元帝承聖三年廣州刺史曲江侯勃自以非上所授內不自安上亦疑之
勃啟求入朝五月乙巳上以王琳為廣州刺史勃為晉州刺史
秋九月曲江侯勃遷居始興

陳高祖末定元年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歐陽頌為刺史久之
徙頌為郢州刺史蕭勃留頌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為廣州刺史勃遣其
將孫盪監廣州盪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頌別據一城不往謁閉門自守
勃怒遣兵襲之盪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頌
遂事勃二月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頌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孜勃之
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
歐陽頌等出南康頌屯豫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余孝頃遣其弟孝
勣守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頌共襲高州刺史黃灑
灑又語灑約共破頌且曰事捷與我馬仗遂出軍與頌俱進至灑城

下曇朗陽敗走灑灑乘之頌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于巴山周文育
軍少舡余孝頃有舡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襲之盪取以歸仍於豫
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衡州刺史周迪書約
為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舡沿流俱下燒
豫章柵偽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無行據羊韶
羊韶上流則歐陽頌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
士頌等大駭頌退入沅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頌癸巳擒之文
育盛陳兵甲與頌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將丁灑洪攻泰擒之攻孝
頃退走三月庚子周文育送歐陽頌傅泰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頌有

舊釋而厚待之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頌等敗軍中怙懼甲寅德州
刺史陳灋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夏四月故曲江侯勃主帥
闕啟襲殺譚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殺鼓持勃首降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為兩城各居其一多設舡艦夾水而陳丞相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潛師夜燒其舡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騎進攻之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以岐陽額聲著南土復以額為衡州刺史使討嶺南未至其子紇已克始興額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
五月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二年王琳之引兵東下也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摠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為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灋甄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為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更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摠督二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為
夏五月癸巳余孝頃等且二

萬軍于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和并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
秋七月高州刺

史黃灋甄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余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九月余孝頃之弟孝勸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庚午詔開

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之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灋甄共討余公颺豫章內史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勸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觀文育先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四
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舡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贖以示曇朗
曇朗殺之於座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
曇朗單騎奔巴山 六月周文育之討余孝勣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
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還遇王琳將周靈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勣弟孝猷
帥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衆愛破之衆愛奔
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
曇顛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迪等與周敷共圍之琳
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林中村民斬之
傳首建康盡滅其族

王琳奔齊 陳伐齊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月戊申湘東王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中殺其副
將殷宴琳本會稽兵家其姊妹皆入王宮故琳少在王左右琳好勇王以
為將帥琳傾身下士所得賞賜不回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
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宮殿
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啟王請誅琳王以琳為湘州琳自疑及禍
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請納等曰吾若不逆子將安
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至江陵王下琳吏辛酉以王子方畧為湘州刺
史又以廷尉黃羅漢為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
於王而御下峻刻荆州人疾之如讐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
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宦者陳旻往諭之納對旻刺載腹抽腸以繫馬
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出其心向之拊舞焚其餘骨以黃羅漢清
謹而勉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刺史無主納遂據之 十一月相
東王即皇帝位於江陵 陸納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破之道貴

奔零陵其眾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顛平北將軍裴之橫與宜豐侯循共討納循軍巴陵以待之

二年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辯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為東西都督夏四月丙申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為城以拒王僧辯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步走保長沙

六月上遣使送王琳令說諭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眾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陸灋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陸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

秋八月以湘州刺史王琳為衡州刺史

三年夏五月乙巳以王琳為廣州刺史上以琳部眾彊盛又得眾心故欲遠之琳與主書廣漢李膺厚善私謂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恐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啟

冬十一月魏師圍江陵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聞道先報江陵為魏人所獲臺城陷帝為魏人所殺

事見梁氏亂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梁王翊即皇帝位於江陵以莫勇為武州刺史魏永壽為巴州刺史

相州刺史王琳將兵自小桂比下至蒸城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詔及一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二月侯平攻後梁巴武二州故劉劭主帥趙朗殺宋文徽以邵陵歸于王琳

夏

夏

知人善任固
為難手既
琳語知傳之
於志不終推心
人腹心必在敗也

五月庚辰侯平等擒莫勇魏末壽江陵之陷也末嘉王莊生七年矣尼瀆
篡匿之王琳迎莊送之建康 秋八月辛巳王琳自蒸城還長沙

冬十月以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月以陳霸先從子

曇朗及末嘉王莊為質於齊事見梁氏亂亡

太平元年春二月後梁主擊侯平於公安平與長沙王詔引兵還長沙王

琳遣平鎮巴州 夏五月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接更不受

指麾琳遣將討之平殺巴州助防呂旬收其眾奔江州侯瑱與之結為兄

弟琳軍勢益衰乙丑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江陵之陷也琳妻蔡氏世

子毅皆沒于魏琳又獻欵于魏以求妻子亦稱臣于梁 秋七月魏太

師泰遣安州長史鉗耳康買使于王琳琳遣長史席豁報之且請歸世祖

及熙懷太子之柩泰許之 八月魏以王琳為大將軍長沙郡公

九月甲子王琳以舟師襲江夏冬十月壬申豐城侯泰以州降之 十

一月辛丑豐城侯泰奔齊齊以為末州刺史詔徵王琳為司空琳辭不至

留其將潘純陀監郢州身還長沙魏人歸其妻子

陳高祖末定元年春正月詔以王琳為司空驃騎大將軍 三月甲辰

以司空王琳為湘郢二州刺史 夏五月王琳既不就徵大治舟艦將

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為西道都督周文育

為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 秋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

祖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冬十月梁敬帝禪位于陳 侯安

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

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

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奔

口安都乃釋郢州悉眾詣屯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

據東岸安都等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

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為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鎖繫之置琳所坐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淦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為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為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毓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末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梁末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元天啟追謚建安公淵明曰閔皇帝莊以琳為侍中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六月己巳詔司空

侯瑱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為前軍以討王琳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謝朓往諭王琳哲肱之孫也 八月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 冬十

二月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二月辛

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三月梁末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

王琳遣其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夏六月丁酉上

不豫丙午殂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瑒為郢州

刺史總留任奉梁末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

江為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瑒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

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淦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

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文帝天嘉元年春二月王琳至湘口侯瑱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淩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瑱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舡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竝壞没于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舡瑱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都督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之子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為之聲勢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蓐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瑒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為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舡皆反燒其舡瑒發拍以擊琳艦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舡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舡登岸

走為陳軍所殺殆盡齊步騎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于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車資器械琳乘舡冒陳走至淦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于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仲威奉莊奔齊泌昂之子也樊猛及其兄毅帥部曲來降周軍復至郢州孫瑒士卒皆死戰周人不能克既而聞王琳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遣使舉中流之地來降

二年春正月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僉楚更圖進取合州刺史裴景徽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為鄉導齊主使琳與行臺左丞盧潛將兵赴之琳沈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壽陽

三年春閏二月齊揚州刺史行臺王琳數欲南侵尚書盧潛以為時事未可上遣移書壽陽欲與齊和親潛以其書奏齊朝仍上啟且請息兵齊主許之遣散騎常侍崔瞻來聘且歸南康愨王曇朗之喪琳由是與潛有隙更相表列齊主徵琳赴鄴以潛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瞻懷之子也

秋七月上遣使聘齊 冬十一月丁丑齊遣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來聘

四年夏六月乙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來聘

五年夏四月辛卯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來聘 冬十一月戊戌

齊主使兼散騎常侍劉述來聘

六年夏六月己巳齊主使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來聘

天康元年夏六月齊遣兼散騎常侍常之儒來聘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

二年春正月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來聘

宣帝太建二年春正月戊申齊使兼散騎常侍裴讞之來聘 冬十月

齊以梁永嘉王莊為開府儀同三司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

邑卒於鄴

三年春正月丁巳齊使兼散騎常侍劉環雋來聘 夏四月齊遣使來

聘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瀾出歷陽 夏四月齊人於秦郡置

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子也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瀾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

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蓋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也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曰高阿那肱龍見當雲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雲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左憚之辛酉戰于吕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發摩訶遙擲銃覘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

此治國大經是
古法法也

從而敗琳軍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
盧潛為揚州道行臺高書甲子南譙太守徐糧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石梁
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糧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灋黈緩之則
又拒守灋黈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望旗請降
灋黈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己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
豫州刺史黃灋黈徙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
陵內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
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 六月庚子鄧州刺史李綜克溝口城乙
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沐陽郡並棄城走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
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湛陀克新蔡城 癸亥黃灋黈克合州吳明徹進
攻仁州甲子克之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騫將兵二萬救齊
昌出自巴鄆遇西陽太守汝南周良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

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
南岸守者棄城走周良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
降齊己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
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
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
平固侯敬恭等克晉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慶克馬
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 冬十月吳
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
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
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
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
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胃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

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丞李駒駘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歔歔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為變遣追使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聞之頗以為憂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戊丁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詔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瀨斃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其州城祖班命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班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班令錄事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首謂其必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歎令城陷不遣援兵班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梁驃騎倉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季稱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當離亂

之辰總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志。終邁美弘之旨。至使身沒九泉。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罪。許田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陵為之啟。上十二月壬辰朔。詔琳首皆還。其親屬瑒。瑒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間道奔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附

梁敬帝紹泰元年。初齊平秦王歸彥幼孤。高祖令清河昭武王岳養之。岳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及顯祖即位。歸彥為領軍大將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於城南廳。事後開巷。歸彥譖之於帝。曰清河僭擬宮禁。制為永巷。但無闕耳。帝由是惡之。帝納倡婦薛氏於後宮。岳先嘗因其姊迎之。至第。帝夜遊於薛

氏家。其姊為父乞。司徒帝大怒。縣其姊。鋸殺之。讓岳以姦。岳不服。帝益怒。十一月乙亥。使歸彥鳩岳。岳自訴無罪。歸彥曰。飲之。則家全。飲之。而卒。葬贈如禮。薛嬪有寵於帝。久之。帝忽思其與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探出其首。投於拌上。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一座大驚。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曰。佳人難再得。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太平元年。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人得盡力。又能以瀆馭下。或有違犯。不容動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佚。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索馳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游行市里街坐巷宿。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二十六
若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
登脊疾走殊無怖畏時復雅憚折旋中卸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嘗於道上
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殺之婁太后以帝酒狂舉
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帝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
笑帝欲太后笑自匍匐以身舉牀墜太后於地頗有所傷既醒大慙恨使
積柴熾火欲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彊為之笑曰曩汝醉耳帝乃設
地席命平秦王歸彥執杖口自責數脫背就罰謂歸彥曰杖不出血當斬
汝太后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乃笞脚五十然後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
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帝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
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為宰相使進廁籌以
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斃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
惡戲因掣刀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轎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

斛律金之曾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多與之亂
或以賜左右又多方苦辱之彭城王浹太妃爾朱氏魏敬宗之后也帝欲
蒸之不從手刃殺之故魏樂安王元昂李后之姊壻也其妻有色帝數幸
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之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
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以為言帝乃止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
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所
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楊愔乃簡鄴下死囚置之伏內
謂之供御囚帝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
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
後世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帝與左右飲曰樂哉都督王紘曰
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謂也對曰長夜之飲不寤國亡身隕所謂大苦
帝縛紘欲斬之思其有救世宗之功乃捨之帝遊宴東山以關隴未平按

孟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行魏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然實未行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就長安擒之以來帝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東西兩國疆弱力均彼可擒之以來此亦可擒之以往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帝曰道德言是回絹賜之帝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道德攬轡回之帝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啟先帝論此兒酣醜顛狂不可教訓帝默然而止它日帝謂道德曰我飲酒過湏痛杖我道德扶之帝志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為止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惛惛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彊記加以嚴斷羣下

戰慄不敢為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脩教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秋八月庚申齊主將西巡百官辭於紫陌帝使稍騎

圍之曰我舉鞭即殺之日晏帝醉不能起黃門郎是連子暢曰陛下如此羣臣不勝恐怖帝曰大怖邪若然勿殺遂如晉陽 冬十二月齊曰西

河總秦成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

陳高祖永定元年秋七月河南北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

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陽問左

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為人所

執送鄴帝之為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帝有時洩出浚責帝左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右曰何不為二兄拭臯帝心銜之及即位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
悅之浚以帝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
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言不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
入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
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
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
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
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二年冬十一月齊三臺成更命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甲
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
演以帝沈湎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演唯
啼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

者斲之因取所御盃盡壞棄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比其不
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演
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演性頗嚴尚書郎中劓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
姦慝即考竟帝乃立演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演之
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所之弟也帝疑演假辭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
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眾
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居三年演又因
諫爭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涕泣帝不知所為曰儻小兒死柰我老
母何於是數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詣演演
抱晞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
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
自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為王友及演

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為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者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議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柰殿下家業何柰皇太后何演歎歎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即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如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扶亂捶之數十會醉臥得解帝褻贖之遊遍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大后不敢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太子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閱覽時政甚有美名帝嘗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登金鳳臺

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捶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二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既殘忍有司計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即中武彊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璽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帝怒臨漳令嵇暉舍人李文師以賜臣下為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為奴者昕曰其子為之奴願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

可有人之
百卷

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比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愁不覺聲顫帝愴然為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為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樅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渙輒以手扯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為之痛憤

三年春二月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右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夏閏四月齊高德政與楊愔

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為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輿送還家明旦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內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略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 五月齊太史奏今年當

除舊布新齊主問於持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馭之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幽於地牢絕食嚼衣袖而死 秋七月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

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
 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使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
 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儀同三司元蠻
 祠部郎中元文遙等數家獲免蠻繼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遙遵之五
 世孫也定襄令元景安慶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
 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
 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高氏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能
 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
 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平秦王
 歸彥侍中廣漢燕子獻黃門侍郎鄭願皆受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
 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淚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文帝天嘉元年齊高陽王浟以滑稽便辟有寵於顯祖常在左右執杖以
 擬諸王大皇太后深銜之及顯祖殂浟有罪太皇太后杖之百餘正月癸
 亥卒 齊主自晉陽還至鄴 二月己亥齊以常山王演為太師錄尚
 書事以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
 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太子即位乃就朝列以天子諒陰詔
 演居東館欲奏之事皆先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
 利於嗣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或謂演曰鷲鳥
 離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王何宜屢出中山太守楊休之詣演演不見休
 之謂王友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足錄王何所
 嫌疑乃爾拒絕賓客先是顯祖之世羣臣人不自保及濟南王立演謂王
 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真守文良主王晞曰先帝
 時東宮委一胡人傳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

旨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借令得
 遂冲退自審家祿得保靈長乎演默然力之曰可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
 王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惟殿下慮之演曰我何敢自比周公晞曰殿
 下今日地望欲不為周公得邪演不應顯祖當使胡人康虎兒保護太子
 故晞言及之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常山王必當留守根本之地執政欲
 使常山王從帝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既而又疑之乃敕二王俱從至鄴
 外朝聞之莫不駭愕又敕以王晞為并州長史演既行晞出郊送之演恐
 有覘察命晞還城執晞手曰努力自憤因躍馬而去平秦王歸彥總知禁
 衛楊愔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
 是怨愔領軍大將軍可未渾天和道元之子也尚帝姑東平公主每曰若
 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於北宮使歸政皇太
 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楊愔欲加澄汰乃先自表解開府及開

封王諧叨竊恩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平秦王
 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疎忌之迹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弁之
 孫也顯祖使在東宮教太子以吏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遠
 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為刺史以帝慈仁恐
 不可所奏乃通啟皇太后具述安危宮人李昌儀即高仲密之妻也李太
 后以其同姓甚相昵愛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
 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湛鎮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二王既拜職
 乙巳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鄭願止之
 曰事未可量不宜輕脫愔曰吾等至誠體國豈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長
 廣王湛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賀拔仁斛律金
 等數人相知約曰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執酒二曰
 執酒三曰何不執爾輩即執之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及逆欲殺忠良

邪奪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常山王演欲緩之湛曰不可於是
 拳杖亂歐情及天和欽道皆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燕子獻多力頭人少
 勢狼狽排衆走出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數曰又夫為計遲遂至於此
 使太子太保薛孤延等執願於尚藥局願曰不用智者言至此豈非命也
 二王與平秦王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掖情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
 騷拓之不進使騎殺之關府儀同三司成休寧抽刃呵演演使歸彥諭之
 休寧厲聲不從歸彥又為領軍素為軍士所服皆地伏休寧才歎息而罷
 演入至昭陽殿湛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帝與太皇太后竝出太皇太后坐
 殿上皇太后及帝側立演以墀叩頭進言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
 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已下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
 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惜獻武皇帝
 之業共執遵彥等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庭中及兩廡衛

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為顯祖所厚叩刀仰
 視帝不眴之帝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太皇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
 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太皇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
 一眼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為留使豈不佳邪乃讓帝曰此
 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為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
 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太皇太后又為太后誓言
 演無異志但欲去逼而已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
 天子亦不敢為叔惜况此漢輩但勾兒命兒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
 遂皆斬之長廣王湛以鄭願音嘗讒已先拔其舌截其手而殺之演令平
 秦王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
 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
 我意演亦悔殺之於是下詔罪狀情等且曰罪止一身家屬不問頃之復

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鴻臚少卿楊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也戊申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段韶為大將軍平陽王淹為太尉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浹為尚書令齊大丞相演入晉陽既至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演奏趙郡王叡為左長史王晞為司馬三月甲寅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箴秋七月齊丞相演以王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每夜載分畫則不與語嘗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諸貴每見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黨或有變起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朝廷比者踈遠親戚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批糠神器貫恐違上玄之意墜先帝之基

演曰卿何敢發此言須致卿於法晞曰天時人事皆無異謀是以敢冒犯斧鉞抑亦神明所贊耳演曰拯鄭匡時方侯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握晞手使之勸進晞以杳言告演演曰若內外咸有此意趙彥深朝夕左右何故初無一言晞乃以事隙密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第既後端吾亦當昧死一以肝膽因共勸演演遂言於太皇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篡邪太皇太后曰道德之言是也未幾演又欲云天下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皇太后乃從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下令廢齊王為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土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佗也肅宗即皇帝位於晉陽大赦改元皇建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事追贈名德帝謂王晞曰卿何為目同外客略不

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俟少隙即徑進也因教與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竝入東廊共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傳又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脯給御食畢景聽還帝議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群臣進言帝皆從容受納戊子以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平陽王淹為太傅彭城王浟為大司馬 冬十一月辛亥立世子百年為太子百年時纔五歲

二年齊主之謀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帝在晉陽湛居守於鄴散騎常侍高元海高祖之從孫也留典機密帝以領軍代人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光之弟羨為領軍以分湛權湛留伏連不聽羨視事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為已不利勸帝除之帝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友異常殿下不須異慮湛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湛即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逸床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筭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王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救執斛律豐樂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等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官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王湛拘之於內

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湛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王至晉陽九月帝使人醜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帝尋亦悔之

冬十月齊肅宗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肋妻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

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十一月甲

辰詔以嗣子冲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

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日殂於晉陽

宮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論曰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

乃至於此良由不學之所為也趙郡王叡先使黃門侍郎王松年馳至

鄴宣肅宗遺命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而視之使者復命湛喜

馳赴晉陽使河南王孝瑜先入宮改易禁衛癸丑世祖即皇帝位於南宮

大赦改元太寧立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二年春正月乙亥齊主至鄴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

皇后子緯為皇太子后魏兖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戊子齊大赦已

亥以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閏二月丁未齊以太宰平陽王淹為

青州刺史太傅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冀州刺史歸彥為肅宗所厚恃勢驕

盈陵侮貴戚世祖即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高元海御史中丞畢義雲黃

門郎高乾和數言其短且云歸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帝亦尋其反覆之

跡漸忌之伺歸彥還家召魏收於帝前作詔卓除歸彥冀州使乾和繕寫

畫目仍敕門司不聽歸彥輒入宮時歸彥縱酒為樂經宿不知至明欲參

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等物甚厚又敕督將

悉送至清陽宮拜辭而退莫敢與語唯趙郡王叡與之久語時無聞者

秋七月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

其郎中令呂思禮告之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之歸彥於南境置私

驛聞大軍將至即閉城拒守長史宇文仲鸞等不從皆殺之歸彥自稱大

丞相有衆四萬齊主以都官尚書封子繪冀州人祖父世為本州刺史得人心使乘傳至信都廵城諭以禍福吏民降者相繼城中動靜小大皆知之歸彥登城大呼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悉在臣手投身向鄴奉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反邪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旣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獲之鎖送鄴乙未載以露車銜木而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命封子繪行冀州事齊主知歸彥前請清河王岳以歸彥家良賤百口賜岳家贈岳太師丁酉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宰斛律光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令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

五年夏六月齊主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數字德胄封以奏之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

好好人

見帝於涼風堂使百年書數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之又令曳之遶堂行且捶所過血皆遍地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擊之乃開

安成王篡立頊

陳文帝天嘉元年江陵之陷也長城世子昌及中書侍郎頊皆沒於長安高祖即位屢請之於周周人許而不遣高祖殂周人乃遣昌還以王琳之難居于安陸琳敗昌發安陸將濟江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憚召侯安都從容謂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為歸老之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於是群臣上表請加昌爵命春二月庚戌以昌為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王三月甲戌衡陽獻王昌入境詔主書舍人緣道迎候丙子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侯安都以功進爵清遠公初高祖遣滎陽毛喜從安城王頊詣江陵梁世祖以喜為侍郎沒

於長安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上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於周
二年夏六月乙酉周主使御王殷不害來聘 冬十一月周人許歸安
成王頊使司會上士京兆杜杲來聘上悅即遣使報之并賂以黔中地及
魯山郡

三年春正月丁未周以安成王頊為柱國大將軍遣杜杲送之南歸

三月丙午安成王頊至建康詔以為中書監中衛將軍上謂杜杲曰家弟
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
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哉本朝敦睦九族恕已及物
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士易骨
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上甚慙曰前言戲之耳待杲之禮有加焉頊
妃柳氏及子叔寶猶在穰成上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天康元年夏四月上不豫臺閣眾事並令尚書僕射到仲舉五兵尚書

與共決之與琇之曾孫也疾篤與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楊州刺史安成
王頊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樞君正之子也太子伯
宗柔弱上憂不能守位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泣涕固辭上又
謂仲舉與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
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
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
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大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
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為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辯袁盎廷爭防微杜
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為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
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
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

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
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癸酉上殂太子
即位大赦 五月庚寅以安成王頊為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臨海王光大元年 初高祖為梁州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
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官不遷而委任甚重與揚州刺史
安成王頊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
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地望權勢為朝野所屬心忌
之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衆猶豫未敢先發東宮通事舍人殷
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
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頊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頊曰陳有天下日淺
國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今日之言必非
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臾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
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頊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
籌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社稷願留中勿
疑頊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
幼弱政事竝委二即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為朕不
知也喜出以報頊頊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以陳師知之罪仍自草
敕請盡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為金紫光祿大夫王
暹殷不佞竝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
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
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
賜鐵炭使脩器甲頊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為更如是邪喜曰山陵
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若收之恐不時授首或能為
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頊深然之仲舉既

廢歸私弟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都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為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及頊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癸丑以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頊恐扇動中外故以為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遊處

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啟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頊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響為質五月癸巳頊以丹楊尹吳明徹為湘州刺史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并與

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為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遁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秋八月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竝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為之用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為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圍郢州皎軍于白螺與吳明徹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等相持徐度揚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中流西軍又以繼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為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偽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伏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杜陽太守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啟皆宥之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啟亮梁王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旣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二年春正月己亥安城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冬十一月始與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意甚不平屢肆惡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且曰文皇知子之鑿事等帝堯傳弟之懷又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遂廢帝為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為溫麻侯實諸別館安成王使盜邀之於道殺之車中宣帝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封皇子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上謁太廟丁酉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勣為右僕射勣份之孫也

周陳之叛

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晉安民陳羽世為閩中豪姓其子寶應多權詐郡中畏服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雲以郡讓羽羽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荒饉而晉安獨豐衍寶應數自海道出寇抄臨安永嘉會稽或載米乘與之貿易由是能致富彊侯景平世祖因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陳霸先輔政羽求傳郡於寶應霸先許之

太平元年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與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為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敷據故郡朝廷以迪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群聚為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收教嚴明徵歛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接繩破及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

臨川人皆附之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衆豪師往往立砦以自供上患之使乾諭以禍福豪師皆帥衆請降即以乾為建安太子乾子範之子也

文帝天嘉二年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為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即位復以異為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畏史王漸入朝漸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恒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寶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卜裴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已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

三年春二月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赴且顧望竝不至其餘南江酋帥私署今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已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將兵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為賈人欲襲湓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舡伏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為光祿大夫子女皆受封爵命宗正編入屬籍而寶應以留異女為妻陰與異合虞荔弟寄流寓閩中荔思之成疾上為荔徵之寶應留不遣寄常從容諷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恐禍及已乃著居士服居東山寺陽稱足疾寶應使人燒其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之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縱火者自救之 三月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為江州刺史督高州刺史黃法甄豫章太守周敷共討周迪 留異始謂臺軍必自錢塘上既而疾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輿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迫而為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舡入堰超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陳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為新安太守帥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

秋九月吳明徹至臨川攻周迪不能克丁亥詔安成王頊代之

四年春正月甲申周迪衆潰脫身踰嶺奔晉安依陳寶應官軍克臨川獲迪妻子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子忠臣隨之虞寄與寶應書以十事諫之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翦亂四海樂推者

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乎一也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
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彊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
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斃角稽顙委命闕廷斯又天假
之威而除其患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
豈不勲高賞融寵過其前析珪判野南面稱孤乎三也聖朝棄職忘過寬
厚得人至於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曾
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畢謀當何慮於老亡何失於富
貴四也方今周齊隣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尹非劉項競逐之機
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哉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
經摧劔聲實虧喪膽氣哀沮其將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孰能被堅執銳
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彊孰如侯景
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特非復
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母嬰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
將軍於白刃之間乎七也歷觀前古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
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
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
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夫屬而弗顧背明君而
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肯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
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九也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軍
自戰其地人多顧後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
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十也為將軍計莫若絕親留氏遣子入質釋甲偃兵
一遵詔旨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
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克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
語其功崇哉寄感恩懷德不覺狂言介鉞之誅其甘如薺寶應覽書大怒

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民望故優容之

秋九月周迪復越東興嶺為寇辛未詔護軍章昭達將兵討之

冬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迪脫身潛竄山谷民相與匿之

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十二月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

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
五年冬十月周迪復出東興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
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眾復振南豫州刺史西豐脫侯周敷帥所部
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
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為迪所殺 陳寶
應據建安晉安二郡水陸為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
軍士伐木為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
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

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
拜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尚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
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補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寧無恙以為衡
陽王掌書記

六年穉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
人竄于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州市魚鮭臨川
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效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
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宇文護逆節

陳高祖永定元年春二月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
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誣殺護信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
丁亥貴入朝護執而殺之免信官 二月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

名重不欲顯誅之已酉通令自殺 夏四月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公護護殺之以善為中外府司馬 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為相府司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權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竊

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既為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人之言疎棄骨肉王乃止不信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群公入齋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緝總領禁兵及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至以次執送護弟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為略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曰大丈夫寧為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至長安護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兄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

宗社叛臣賊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為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為信然誥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左右曰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略陽公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略陽公曰本為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弟開府儀同三司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尚義歸公主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後月餘護弒略陽公黜王后元氏為尼癸亥寧都公自岐州至家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二年春正月周以晉公護為太師 夏四月周以太師護為雍州牧三年春正月己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

之 周處士韋夔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脩第舍夔仰視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文帝天嘉元年夏四月周世宗明敏有識量晉公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宣毒於糖餽而進之帝頗覺之庚子大漸口授遺詔五日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殂魯公幼有器質特為世宗所親愛朝廷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沈有遠識非因顧問終不輒言世宗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壬寅魯公即皇帝位大赦

二年春正月戊申周改元保定以大家宰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四年春二月辛酉周詔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竝不得稱公名護抗表固讓

宣帝大建四年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知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子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項上合有變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募人也自是踈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

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含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躍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宮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茶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權豈唯社稷有累耶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况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

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拉良以身
 報國卿豈謂吾有佗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
 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冢宰雍州牧齊
 公憲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所陳多令憲
 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
 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勉之使詣護弟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忌憲
 固請誅之帝不許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公盛乘傳徵
 訓至同州賜死呂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賡爾書
 就殺之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
 赦改元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孝伯
 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
 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臥內預聞機務

孝伯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閱護書記有
 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
 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
 師柱國竇熾為太傅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陸
 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為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
 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
 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
 謂濫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宣輔以正
 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
 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盡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
 浮詭貪狠意望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

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夏四月
庚寅周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
后遣御伯大夫楊荐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
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荐等送齊荐知之責木杆曰太
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
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參然良久曰君
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荐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
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為得萬騎足矣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
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
冬十二月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陁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

木杆地頭步離二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恒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
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
騎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彊戎服帥宮人欲東
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
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五年春正月庚申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同人曰爾言齊亂故來
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
二里許諸將咸欲追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
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
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
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陁嶺凍滑乃鋪
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

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光見帝於晉陽帝以新遭大寇抱光頭而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於此乃止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屢幸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耽聲色乎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齊遣使者至玉壁求通互市護欲訪求母姑使司馬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之言使者甚悅勸州刺史韋孝寬復關東人復縱之因致書為言西朝欲通好之意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

秋八月周遣柱國楊忠將兵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

九月突厥

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為晉公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為信驗且曰吾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護得書悲不自勝復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二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子為公侯母為俘隸暑不見母暑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磨

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踰天叩地不能自勝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主死肉骨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齊人留護毋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詔拒突厥軍於塞下齊主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既為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即遣之關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為之大赦 突厥自幽州還留塞北更集諸部兵

遣使告周歌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款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相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羗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 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朝廷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

迴帥精兵十萬為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標出軹關 十一月周晉公護進屯弘農甲午尉遲迴圍洛陽雍州牧齊公憲同州刺史達奚武涇州總管王雄軍於邛山 初周楊標為郿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設備甲辰齊大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標軍標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良永州刺史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徹守永州送士良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為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奔侯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陟韶謂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

主曰朕意亦爾乃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
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
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
士結陳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長恭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人不意
其至皆恐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何也周人曰
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
在前上山連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
一時瓦解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
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
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
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
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

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太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
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
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
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專景宣亦棄豫州走丁卯齊
主至洛陽已巳以段韶為太宰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
申齊主如虎牢遂自滑臺如黎陽丙子至鄴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
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
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
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
中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
主慰勞罷之

六年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宣帝太建元年秋八月庚辰盜殺周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周遣齊公憲與柱國李穆將兵趣宜陽築崇德等五城 冬十二月周齊公憲等圍齊宜陽絕其糧道

二年春正月齊太傅斛律光將步騎三萬救宜陽屢破周軍築統關豐化二城以通宜陽糧道而還周軍追之光縱擊又破之獲其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英梁景興二月己巳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周刺史又以任城王潛為太師賀拔仁錄尚書事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常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令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是難乃畫地形且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常公子孫雖效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先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為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三月周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 夏四月

周陳公純等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 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用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

城時詔卧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專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澗口城中糧盡齊公憲總兵救之憚詔不敢進數帥見兵突圍夜走數情之族子也 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吐谷渾盛衰

晉元帝建武元年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鬪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鬪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鬪乃其常

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 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疆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傳陰山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長大有勇力羗胡皆畏之成帝咸和四年 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羗酋姜聽刺之吐延不抽劍屠其將紇乾望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穆帝永和七年 吐谷渾葉延卒子辟奚立

文帝咸安元年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澶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好學仁厚而無

威節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強羗豪也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幾亡國矣吾二人位為元輔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羗子轉目一顧必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世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辟奚驚怖自投牀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刺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曰是發病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戶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

武帝太元十五年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

州牧白蘭王

秋九月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

為四鄰所侵侮乃督厲將士歆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衛將軍慕兀冠軍將軍程璠帥騎二萬伐吐谷渾 四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於西秦以請和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

四年夏四月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瓚慕延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義熙元年春正月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莫何川自稱車騎大將

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佻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漲諸戎比附之

八年春二月河南王乾歸擊吐蕃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

九年夏四月河南王熾盤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程紹擊吐谷渾

別統句旁于涇勒川大破之 秋七月河南王熾擊吐谷渾支旁于

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九月河南王熾擊吐谷渾別

統掘達於涇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二千冬十月掘達帥其餘眾降于

熾磐十三年春二月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

柴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

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

州刺史謚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併其旁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

疆國

宋武帝永初二年夏四月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以阿柴為

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營陽王景平元年吐谷渾王阿柴遣使入貢詔以阿柴為督塞表諸軍事

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文帝元嘉元年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

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

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

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堤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

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

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

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羗雜種至

三年秋九月吐谷渾掘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秦犇昂州附于吐谷渾王慕瓚

六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瓚遣使入貢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瓚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夏四月吐谷渾王慕瓚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八年秋八月吐谷渾王慕瓚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已丑魏以慕瓚為大將軍西秦王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瓚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瓚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上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瓚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朕

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綿緡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自是慕瓚貢使至魏者稍簡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瓚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瓚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

十三年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瓚卒弟慕利延立

十四年秋九月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十六年夏六月巳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為河南王冬十二月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魏王以其兄慕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四 六十九
瑣有擒赫連定之功遣使撫諭之慕利延乃還故地

二十一年夏六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秋八

月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至大毋橋吐

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弟伏念等帥師萬二千部落降於魏

三十二年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

歸於枹罕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

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西域復通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盩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

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瑣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度三危至雪山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

磐之子成龍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二十三年吐谷渾復還舊土

二十七年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二十九年龜九月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羅川遣使來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

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武帝大明四年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

十日人畜之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魏七月魏軍至西平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二十餘萬

明帝泰始六年春二月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

夏四月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拾寅敗走遣別駕康盤龍入貢魏主囚之

蒼梧王元徽元年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為大都督發兵討之 秋八月庚申魏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

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遣子斤入侍自是歲修職貢

齊高帝建元三年吐谷渾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武帝永明八年魏八月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三州刺史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后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往進無嫌

九年 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主許之 五月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十年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於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負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

宕昌常曰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崇可保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伏連籌默然

東昏侯永元二年吐谷渾王伏連籌率魏盡禮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魏主遣使責而宥之

梁武帝天監三年秋九月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大同六年冬十一月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于魏伏連籌子夸呂立始稱可汗居伏侯城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是歲始遣使假道承然聘於東魏

元帝承聖二年夏四月吐谷渾可汗夸呂雖通使於魏而寇抄不息宇文

泰將騎三萬踰隴至姑臧討之夸呂懼請服既而復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於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

敬帝太平元年秋九月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至番禾吐谷渾覺之犇南山木杆將分兵追之寧曰樹敦賀真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木杆從之木杆從北道趣賀真寧從南道趣樹敦吐谷渾可汗夸呂在賀真使其征南王將數千人守樹敦木杆破賀真獲夸呂妻子寧破樹敦虜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木杆歎寧勇決贈遺甚厚

陳武帝永定元年春正月吐谷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牧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鈔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

文帝天康元年夏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帥部落附於周以其地為扶州

宣帝太建八年春二月辛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 秋八月周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侯城而還

十三年秋八月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諧擊破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俘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夸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為河南王使統降衆以元諧為寧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敗死汝州總管梁遠擊走之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 夏六月庚辰隋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二年夏四月隋上大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勸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踈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丁巳以為榆關總管

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為夸呂所殺復立其少子鬼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豐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鬼王訶復懼誅謀帥部落萬五千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謀非法

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欲歸朕唯教鬼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訶乃止

禎明二年吐谷渾禪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昏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陶陳亡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佗國聞之必當相倣何以拒之朕情有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歛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六年冬十一月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

主為天后上不許

十七年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煬帝大業四年秋七月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羗城吐谷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眾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五年夏四月癸亥上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袁川帝分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

回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衆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玉龍臧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道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侯城 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石遣伏允敗走無以自濟帥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可汗送至王門令統其餘衆以其大寶王左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